

拯救 美女罗娅

马汉 著

S A V E T H E
B E A U T Y
L U O Y A

历经世事的人生中犹存纯真
平实朴素的文字间意蕴深刻

生感 纯粹的人文情怀
会万象 描摹人间百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拯救 美女罗娅

马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拯救美女罗娅 / 马汉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594 - 1188 - 4

I. ①拯… II. ①马…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2285 号

书 名 拯救美女罗娅

著 者 马 汉

责任 编辑 张 黎

出版 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无锡易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594 - 1188 - 4

定 价 3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陆永基

看马汉的小说，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常有会心的谑喜和可资希翼的惊异。细想起来，缘由在于他总能在平易的敦厚中时不时抖落一些颇自得的小狡黠和非自识的大聪慧——这就让人比较轻松，既获得了进益，却没有丝毫被濡染的别扭和被凌然的不适。

这是一种稟赋。

就文学创作而言，任何稟赋都无所谓得天独厚，更无所谓运数差强，顺逆成毁的关键在于能否让这稟赋以最自然的姿态展示其特有的内质和必然的魅力。

前不久，马汉给《人民日报》写了篇《尊严》，并在微信群中很得意地作了自荐。然而，面对文友聚会时的齐声称颂，他却又羞涩起来，再三声称这是平凡之作，与那些真正的精英作品不可相提并论。

我在旁静静看着他。我料到他会这样，也知道他所有的态度都毫不虚假。实际情况是，此文不但灵敏触及了底层民众最深衷的心底，表达上也极具精准性和感染力，尤其手捏厚厚一叠小钞的心理波澜和那句“如果是哪位成功人士请客，我就不来了”真可

谓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比之那些“精英文学”真是高明了不少。然而，我没有将这意思表达出来，甚至在他结巴着声言之时，还故意撩拨了一下，让他那张当过新闻处长和《江南晚报》总编的“官”脸上很难得沁出了些微汗——我喜欢看马汉的这副样子，包括得意，包括羞涩，包括谦虚时自知会被识破的忐忑和局促。一句话，喜欢看他禀赋的原生态和纯粹感。

我如此强调禀赋，其实是有原因的。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是青工身份的马汉就写小说了。当时的他纯然一个敦厚而又俊朗的小伙子。涉谈文学，那副虔诚纯真的样子能“萌得你满身溅血”。此后入身仕途且竟也干得风生水起，我是有些惊讶的。再此后他筹划退居后将杜绝应酬潜心创作，我虽然乐见其成却也心存疑窦。因为文学说到底，还是心灵本源和意识底衬的一种袒露，倘若只是境遇改变而仅作的权宜敷饰便很难进入真正的境界。

小说集《拯救美女罗娅》其实就是他的回答。

看到那厚厚一大叠文稿，坦白说，我是非常惊诧的。这不仅因为整整十五篇小说篇篇衡虑匠心运力充沛，更在于氤氲其间的韵味竟然元气淋漓一任天然，即便着意的老辣也能见出些许可爱的天真——这实在是太难得了：还有什么比历经江湖沧桑还能葆有最初始的本真更令人惊喜的呢？

底层悲喜、官场炎凉、人间烟火、世俗风情，题材丰富性背后的视角多样性、描绘生动性之外的况味延续性、存意平实性内蕴的灵动发散性——这是读了这批小说之后随手写下的一些文字。这固然能够约略概括马汉小说的大致面貌，但总觉得过于抽象，过于规正，过于因袭小说评述的习惯套路（至于思想性挖掘阐述之类更是对读者智力的不恭），无法真切涵盖诸多斑斓驳杂而又活色生香的实际感受。可以反映实际感受而且也是马汉小说真正独具特色的似乎该是这么四个词：溢出感（丰沛的）、青涩感（珍贵的）、狡黠感（自得的）和底层感（先天的）。

马汉小说有一种鼓鼓胀胀浆汁满溢的感觉，尤其致力描述时那副孜孜矻矻无止无休乐而不疲自我陶醉的样子，大家都会印象至深。粗粗看，似乎有点疏于剪裁，挥霍笔墨。细细品，则分明提供了有纵深度的多侧面全息图景。例如《拯救美女罗娅》，对罗娅的被托付、费伟的被起哄以及带点前戏的微信互发都一丝不苟详尽道来，其笔墨的配置几乎与“拯救”过程的主体无异。《逝去的花》写开会间歇主人公对矮倌买瓜的一段回想竟然也精雕细琢，无一遗漏。而《劲松巷 6 号》，明明是写剑梅对父亲白发婚恋的制止，却仍止不住绘声绘色地描写剑梅本人在党校里的一段情致满满的经历。初次浏览，很容易觉得遣力过度（尤其他还喜欢不遗余力地将一些不明确词的方言俚语拾掇得溜光水滑），习惯之后却会心生留恋。因为细细体会，这些不仅构成了马汉小说鲜明的辨识度，看出他对生活况味与种种细节由衷的珍视和敬重，更是获得一种繁茂斑斓丰水肥草般美感享受的来由。

“青涩感”或许是我对马汉小说特有体会，冠以“珍贵的”附加词，则表明了我予之的审美态度。探索所有成熟的大文学艺术家的内心，便会发现，最为困扰他们的一个悲哀便是早先那种生气勃勃的青涩感在无法挽救地远去。我暂时无以判论，马汉小说中的青涩感是一种自在状态还是自为状态，我只是带着羡慕乃至嫉妒的目光看着他作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展示。他会津津乐道地描述一只野猫被鞭炮声惊吓后的乱窜——“蹿上床头，抓伤男女裸露的体肤。据说在这场惊吓中，受伤的不仅是男女的皮肤，更有男人某些部件的功能。”（《杀手》）；他会为一名女演员与一位市委副书记颇为暧昧的初次见面煞费苦心地营造一个富有喜剧感的场景。（《名角过兰》）；而在《祷告虫》里一对男女学生春心萌动情窦初开的情景，倘若在心理和生理上没有完全贴合的共振与律动，很难想象会那么栩栩如生地模拟出来。如此，几乎能够凿凿真真地看到一个年近花甲的官员之身在朝着他的青春年代“丢盔弃甲”

地穿越而去。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比感慨的美景。

“狡黠感”，然而又是“自得的”，这与“青涩感”成为马汉小说饱满度和丰富性的一体两面。细读马汉小说，常常会在不经意间猝然一惊，尤其被他貌似平实质朴的笔调熏陶得低眉顺眼心平气和的时候。《亲家》中以“萨萨被强奸了”为由头的满篇戏谑阴损又意味丰盈的调皮劲自不必再论，《天鹅绒睡袍》里挤眉弄眼地抖落男女之事各类的诡谲味也无需赘述，仅就《掼蛋》里夏正纲为降服陶仲之所设施的种种微妙的权势手段和《封面人物》中小副处李杰应对常委部长探询时那份精细的机巧就让人怵目惊心又叹为观止——这些都能看出看出马汉洞察力的犀利透彻和表达上的得心应手。

“底层感”是马汉小说最为令我感动的一个“先天性”。这部集子的小说题材各异视角多向，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便是意识上的躬身低俯且毫无矫造，其所持的价值标准竟然也都有着最为平易的常识性和十分难得的世俗感，诸多意趣的流露让人很难相信竟然出自一个在官场和文场浸淫了数十年“上层分子”。《红痣》《波波沙》《复仇》《杀手》等篇是一个集中的展示，即便写官场的《封面人物》和《掼蛋》也都能看出这深蕴的衬色。理性上说，这既体现了他渗入血脉的平民直觉，更有一种人文情怀的天然原生感。于我的感性，则会由衷感叹其先天禀赋的坚执和牢固。

都说某项长处的确立往往会有某种缺憾的代价。对此，马汉显然有着很充分的自知，这能从他总是谦逊地在不断学习别人的写作技巧上看出来。然而，我却十分纠结。我想，要是马汉当真将那些所谓的“缺憾”全然弥补了，那么，他的小说还能给人以那么多活色生香的快乐吗？

我总感到，禀赋的授予一定附有秘而不宣的秘函，但循其特有轨迹而不予顾盼必定是其内容的至要，对于以求异为主臬的作家

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尽管马汉十分诚恳地希望指出不足，我也同样十分诚恳地希望他只顾前行。前行着并努力走出不负稟赋异彩熠熠的步态来，当是这部小说集真正具有启迪性和超越感的一个意义。

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

目

录

序 陆永基	1
亲家	1
杀手	19
波波沙	35
名角过兰	63
劲松巷 6 号	87
祷告虫	104
拯救美女罗娅	113
苦夏	135
天鹅绒睡袍	154
锁阳	175
封面人物	200
掼蛋	227
逝去的花	250
复仇	263
红痣	271

亲

家

萨萨被强奸了。

这是柳淑惠亲口说的。她说这消息的时候，喘着气，流着汗，眼角还流着泪，以至于泪水和汗水和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泪水哪是汗水，声音气急败坏地走了音，让人感觉这个人不是平时大家熟识的柳淑惠。真正一个不小心，我可怜的囡囡萨萨就被强奸了。我囡囡的处女身哟……她捋了一把脸上的水，拍了一巴掌。有水珠从手指缝飞溅起来，听她诉说的人往后仰过脸去躲避水弹。

不会吧不会吧，什么时候的事嘎？众人以貌似疑惑的口吻在宽慰伤心的她，又似在引导她详细复述惨烈的一幕。

就刚刚呀，光天化日之下哇！啊呀呀，都怪我呀，要特地从老远赶来这里的皇后理发厅做头发！都搬出这断命的西河头好多年了，我就习惯到皇后这来做头发，现在的发廊做不像的，只有皇后还能做做头发呀。

站着听她诉说的人，除了一部分是停下脚步听热闹的路人外，大部分都是这西河头的老街坊，虽然柳淑惠顶着一头发卷，像电影中的包租婆，他们似乎仍是认识柳淑惠的，知道她以前就住在

这西河头 219 号的清水洋房中的，后来他们全家搬走了，搬到蠡湖边房产商新开发的花园洋房中去了。虽是搬走，柳淑惠每月照例都要回到这西河头的皇后理发厅做一次头发。但这怎么能怪柳淑惠呢！谁叫皇后的头发做得那么地道呢，谁叫皇后在西河头呢！柳淑惠要回西河头，是因为皇后理发厅在西河头。谁会知道住了十多年，熟门熟路的西河头也有强奸的罪恶勾当呢！

本来上个礼拜天要做头发，哪知道上个礼拜天家里来几个客人，来打牌掼蛋的，都是我家宝根在市委、市政府的同事哟，来了这么重要的客人，我就只能在家里忙着招待，所以上个礼拜天就没来呀，要是上个礼拜天来了，也许就不会遇到这倒霉的事了。柳淑惠继续叙说，现在似乎还原到本来大家熟悉的柳淑惠了。顺着她的口气，大家就能猜测到她下面应该说到哪些了，果然，她又说到皇后理发厅。

我还特地事先与许师傅电话联系过的，你们应该知道的，我做头发只在皇后做，在皇后只让许师傅做。你们也知道的，走东走西，我肯定要带着我的囡囡萨萨的。我在理发椅上坐下，许师傅给我卷发卷，听见身后小姑娘在笑，说死不要脸的，搞上了搞上了。我开始没反应过来，后面又有小伙在说，哟，那个死不要脸的，骚煞了。又有人说，啊哟，贴上去了，哈呀呀，呀。许师傅正在给我卷发，我不能转头，听着听着，好像在听现场解说员在广播里说球赛，再一听，不对呀，根据现场解说员说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啊哟哟，我想起我的囡囡萨萨在理发厅外面的，就顾不得头发了，跳了起来，跑到门口，隔着大玻璃就看到我的萨萨被……

青天白日的，真还有这种事？有个过路人不分青红皂白听了几句，就觉得事态严重，憋着劲似要打抱不平：报警哇！赶紧报警！

报了哦。啊哟哟，萨萨哇，我的囡囡。柳淑惠干嚎了几句，又换了个声调说，市局分管刑事的副局长是我家宝根的小兄弟。所

以声调也就有所变化，空调家用电器都进入变频时代了，不允许柳淑惠在叙说中变调，是没有道理的。

这时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驰过来，见这里站着一堆人，就减速停靠，车还没完全停稳，先钻出一位协警来，问：是你们报的警吧？

众人便七嘴八舌地说，是这里，来吧来吧。

警车停稳了，警车中钻出一位腰佩手枪和戒具的警察来，问：怎么回事哇？

头上卷满发卷、标识性很强的柳淑惠就抢上一步说，啊呀，是钟局长那儿的警官吧，怎么称呼你啊？哦，张警官，听我说哦，是这样的。这里四邻八乡都知道，我每月要回这里的皇后理发厅做头发的，大家也都知道我和我的囡囡萨萨是寸步不离的，啊呀，哪里知道就一会儿，我那囡囡……

张警官就问：受害人是你女儿？人呢？

萨萨！萨萨！柳淑惠在人堆外寻找、叫唤，不见踪影，也不见回音，就又柔声细气地叫了几声。就见一只纯白色的罗秦犬从墙角后跑过来。柳淑惠赶紧迎上去蹲下身抱起它来，你们看看，吓坏了，一直躲着人，哪里还有脸见人哇！简直是法西斯，是摧残！她抱着罗秦犬梳理着雪白的毛，检查它的臀部，见白色的毛上沾着几丝猩红和稠腻的脏物，啊哟哟，我的囡囡处女身就这么被糟蹋了！

玩笑开大了吧？张警官问，你是在说这条狗？

张警官哇，不说这条狗是多少钱买来的，说钱就俗了，就说感情，萨萨与我家的感情，不比人差的，就是我们家庭的成员，就是我女儿。被谁家哪条短命的草狗强奸了呀！

有人插言证实，那条草狗是瞎子来娣家的。

哈哈，我的大姐哇，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这事可无法受理呀！张警官是位挺帅的小伙，乐呵起来，忽闪着两个浅浅的酒涡。

这么告诉你吧，如果是哪条狗咬了你，倒是可以受理的，但这个嘛，呵呵呵……真没哪条法律管到狗的交配哇！

哪是交配哇，交配至少是双方你情我愿的，还得有双方家长同意呀，这是强奸哇。我家萨萨是名贵品种，你说怎么可能看得上那条杂种草狗呀！柳淑惠喷着唾沫星子，耍起官太太脾气来了。张警官，你先给萨萨取个样，保留强奸的证据，其他我会给你们钟局长说的。

就是钟局长他亲自来了，也不会受理呀，执法要有法律依据的哇。张警官笑呵呵地说，狗就是狗，是畜牲，也不知道它们有没有强奸这个概念，不能以人的行为规范去要求它哇！这个事只能你与肇事狗的主人商量着办。

肇事狗既是瞎子来娣的，柳淑惠倒是要去找她了，过去她住在西河头时，对瞎子来娣并不薄，穿不了的鞋子、式样过时的外套，还有冰箱里过了保质期的食品，哪一样不掷给她家穿、吃的？街坊可以作证的，有过那么一两次，她捧着这些东西往来娣家走，邻居们的嘴里你哪亨嘎、你哪亨嘎地问，眼睛盯着她手中的东西。

柳淑惠说的，像挂在窗口的玻璃风铃一样，丁零当啷地从她薄薄的嘴唇里飘出来：把几件衣服去给瞎子来娣，让她家去穿穿。她一家日子过得不容易，能帮，就帮她家一把吧。

邻居们的回答是柳淑惠预先能估计到的：啊哟哟，你真正的菩萨心肠哇。

柳淑惠的脸自然就笑成一朵绽放的秋菊。哪里哇，反正放在家也不穿，我都没穿过几次。这件羊毛背心还是我家宝根随市长出访欧洲给我买回来的，百分九十五的澳毛，稍微蛀了几个洞，一点看不出的。

邻居们的目光长长短短如粉丝追明星时手执的荧光棒，柳淑惠想象着正走在荧光棒夹出的一条道路上，这路一直通到瞎子来娣的家门口。柳淑惠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又是一个时常为自己

的想象而感动的人。她就这样，不仅让人知道她怀着一副菩萨心肠，同时也让自己为自己怀着一副菩萨心肠而越想越要落泪。虽然，那时候西河头还没通管道煤气，她每月会唤瞎子来娣的儿子建伟为她家去煤气站换一二次煤气罐；虽然，她时不时会从来娣家门口的葱摊头顺手拿几棵葱，这都是为图个方便，钱是不值几个的，况且来娣还一直和她客气着，要她不要客气，摊上的葱姜尽管拿。柳淑惠想想自己这么一位官太太，不顾身份地与瞎子来娣这么有来有去，也只有自己肯这样放下架子，换了别人是没有这份善心的，不说别的，光是来娣家堆满的废纸板、空瓶罐散发出来的扑鼻异味就会让人却步。但是来娣不作兴这么回报她的，让她的杂种草狗强奸自己的宝贝萨萨，真是好心没好报，这个世道哟，难怪天气老是阴滋滋的，让人看什么都难舒心。

说起萨萨，她几次去来娣家，萨萨肯定都是跟着去，不可能一起去哇，囡囡与柳淑惠形影不离，这是谁都知道的。那几次，瞎子来娣家的草狗见了萨萨就摇着尾巴，耷拉着舌头，要凑拢来，被柳淑惠强行把那杂种草狗驱走的。这么说来，那狗东西蓄谋已久，早就看上萨萨，早就有了图谋不轨之心？

听说肇事狗是瞎子来娣家的，好多人就特别来劲，因为他们都知道瞎子来娣在西河头是个人物。是人物，就都是与众不同的，是有与众不同的故事的。来娣本不是盲人，她刚嫁到西河头时，眼睛大得晃来晃去的，让人担心那眼珠子会不会掉出来。结婚第二年她生了儿子建伟。有个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来娣的丈夫就起来蹬着黄鱼车去奶站取了牛奶给订户送奶，竟猝死在半路上。在这之前，她丈夫无征无兆，一顿饭能吃两海碗，三四木箱玻璃瓶装的牛奶，叠起来他一端就走，壮得像头牛。接着，才九个多月大的建伟接连发高烧，去映山河儿童医院看了不知多少趟，医生也说不出名堂来。那个高烧发的，建伟不停地抽搐，眼珠子往脑壳里翻，吓得来娣死劲拧自己胳膊上的肉。这时候，她就去南禅寺

求见了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看了她的面相，如见了外星人一样微微一惊，说，你应该守寡不久吧？接着，算命先生沉吟半天，不吱声了。

来娣就催促，先生你尽管说好了，不碍事的。

算命先生以扇掩嘴说，你家儿男不保哇！

来娣当时就跪下来了，说，我家老公已死无法复生，求大恩大德的先生救我儿子，保我儿子哇！

算命先生收起折扇，闭目而言。你眼眶宽大，本是吉相，奈何眼珠打转，眼白过多，成了四白眼，是大克之相哇！羊目四白，克夫克子哇！

给过酬金，来娣回到家中，抱着儿子在丈夫遗照前痛骂了老公半天。你这杀千刀的，我的羊四眼冲你俩，我不懂，你狗日的也不懂哇，怎么就不对我说呢，我瞎了眼不看你们爷儿俩不就成了吗！

她听说河对岸工地上有人因误喝用甲醇做的假酒而瞎了眼睛，就找来一支藿香正气液的空瓶，托在厂里化验室工作的邻居要一点甲醇，说是要擦洗家具上不慎沾上的油漆。要到甲醇后，来娣把儿子抱在怀里喂饱了奶，仔细地把儿子从上到下看了不知多少遍，说你这张臭卵卵头，让娘再看看你。然后把藿香正气液瓶里的液体倒进了自己的口腔。虽只小小一瓶，却是分析纯的，纯度较高。就这样，亮子来娣成了瞎子来娣。儿子建伟在医院几天挂液，退了烧，从此也就落下了智障的毛病。

瞎子来娣是西河头的人物，柳淑惠也曾算是西河头的人物，这两个人物撞在一起，没好戏看才见鬼呢！

一千人等跟着怀抱萨萨的柳淑惠来到瞎子来娣的家，准确点说是在家门口。来娣家局促而杂乱，又充满异味，外人是踏不进去的。瞎子来娣的家门口摆放着一个小摊，也就是两张长凳搁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排列着葱、姜。

江南鱼米之乡，天天不是这家烹鱼，就是那家吃虾，鱼虾要靠葱姜去腥，瞎子来娣的摊头自然就成了邻居们隔三差五要光顾的场所。姜还稍好保存，葱要碧绿生青的，就非得现买。街坊们图方便，都是到来娣这里来买。往往在灶前做菜的主妇烧热了油锅要煎鱼时，突然发现少了葱，就会对一旁正在玩耍的孩子说，快去瞎子来娣那里买点葱来。孩子拿着一元钱跑去，又擎着郁郁青青的一把跑回家来，锅里飘逸出的香气立马就有了新的内涵。

虽都是人物，但人物与人物之间也是有高低之别的，一个是城西高高的惠山，一个只是矮矮的土墩墩。来娣和柳淑惠自然是不能比拟的，瞎子来娣不仅在生活中是卑微的，她的生意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又是生活中不起眼却不可缺的。她的摊位旁还靠墙站有两支供过往电动车、自行车打气的气筒，是邻居、过往行人发现车胎瘪了后不得不来用的。卖葱姜、租用气筒的收入是不足以养活母子俩的，来娣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儿子建伟每天骑着三轮黄鱼车穿街走巷收购废旧报刊、废包装纸箱、饮料空瓶等等之类，然后将收集到的废品卖给废品回收公司。

据说那条草狗，就是建伟在收集废品时，在一只废瓦楞纸箱里发现的。那天建伟像往常一样把收集到的废纸箱拆开踩平时，在一只沉甸甸的纸箱中发现那条才出生不久、奄奄一息的小狗。建伟就把那只纸箱连同小狗一起带回家饲养，给小狗喂了好长时间牛奶，保住了这条小命。从此建伟每天除了收集废品，还多了一件事，就是去饭店的泔脚桶里找些吃剩的肉制品回家给狗吃。小狗逐渐长大，融入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根本没觉得一条杂种草狗应有的卑贱，也没考虑一条杂种草狗是否配得上高大上的名字，怀着对这条狗的宠爱和希冀，给它取了一个伟大而洋气的名字：奥巴马。憨头建伟回来，每天第一桩事就是搂着迎面扑上来的奥巴马，在地上翻滚一番，相互轻轻地咬上几口，人与狗闪亮的口水粘连在一起。

在这家，狗是建伟的宝贝，建伟是来娣的宝贝。

柳淑惠怀揣着萨萨，被七八个人簇拥着来到葱姜摊位前时，守坐在摊前破竹椅里的瞎子来娣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里的锡剧，梅派的《孟丽君》委婉悠柔。她突然拧低收音机，竖起头来，警觉地辨听着什么，似乎从好多脚步声聚拢在面前的细微声响中，或者是从面前陡然多出一堵人墙挡住了空气流动的这些异常中感觉到了什么，她稍微欠了一下身体，身下的破竹椅就吱嘎吱嘎发出一阵骚动，她睁开眼皮，努力翻腾着死白的眼睛扫描着天光，她在判断降临到面前的是什么。

柳淑惠先开腔，哟，你倒还安安稳稳坐得住的，你家的狗闯了祸，做了坏事，你不晓得？

唔，奥巴马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瞎子来娣微低着头，侧耳细听。

要流氓，强奸我家萨萨！柳淑惠斤斤地说。

哦，我还以为它咬了谁，把屎拉在谁家的饭锅里哩。来娣嘴角欠了一下，笑了。奥巴马大了，要讨老婆喽。

啊！你们大家听听，听听！要咬了人才算干坏事？强奸，难道还不是坏事？

是你家狗告诉你，它不愿意，是奥巴马硬来的？如果是这样，我来打煞奥巴马。这事要两厢情愿的，人家不愿意，怎么可以霸王硬上弓呢！

我家萨萨是条纯种的罗秦犬，花钱买的话就是花几万元都买不到的，每天给它买新鲜的鸡肝吃的，它怎么会乐意与你家在屎堆里拱来拱去的杂种草狗交配？

你不会就是你家的那条狗吧，你怎么会知道你家狗不愿意呢？草狗、洋狗，都是一条命，你说贵就贵，你说贱就贱？邻居街坊们，你们说是吧！人有草民，狗有草狗，这个世界，狗还得和人一般有高低哇！